



白天的星星

〔苏〕 别尔戈利茨著



四季译丛

I512b5
B812



四季译丛

白天的星星

〔苏〕 别尔戈利茨著

李毓榛译

SBJ05/09

作家出版社

白天的星星

作者：〔苏〕别尔戈利茨

译者：李毓榛

责任编辑：潘 静

装帧设计：〔张守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41千

印张：8.375 **插页：**5

版次：1989年8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276-4/I-275

定价：3.3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 言

翻开别尔戈利茨的作品，无论是一首抒情短诗，还是一篇散文，都会激励着你，使你的心灵颤动，因为你看到了一颗敞开的心灵。它是那样真挚，那样信赖地向你倾诉它的痛苦和欢乐，它的向往和追求，它对人生活的执著的爱，你不禁为之怦然心动了。

从心灵通向心灵。

我只给你选定

这条途径。它笔直而险峻。

它急速猛进……

“从心灵通向心灵”，这是她为自己选定的创作道路，这是她通向读者心灵并赢得读者喜爱的途径。

奥丽加·费多罗夫娜·别尔戈利茨（1910—1975）是苏联著名的女诗人。她生于彼得格勒（十

月革命后改称列宁格勒)一个外科医生的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父亲应征入伍到前线当军医。十月革命后,父亲参加红军,成了“红鹰号”医疗列车的主任军医,一直战斗到国内战争结束。别尔戈利茨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她的母亲只上过四年学,却读过许多书,尤其喜欢屠格涅夫的小说,因此一心想把女儿培养成“屠格涅夫笔下的少女”。然而十月革命后苏维埃的现实生活却引导年轻的别尔戈利茨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

“那时候我们内心里对刚刚平息的国内战争洋溢着派浪漫激情,我们忘记我们这些孩子所遭受的饥寒交迫的难以想象的灾难,而向往参加对世界资产阶级的决定性最后战斗。不,我决不会成为‘屠格涅夫笔下的少女’^①的。”

1928年,已经成为共青团员的别尔戈利茨在《红色晚报》社当送报员,同时又在“艺术史学院艺术学高级进修班”学习。后来进修班解散,少数学员被转送到国立列宁格勒大学深造,别尔戈利茨便是其中之一。

1930年,别尔戈利茨在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毕业,被派往哈萨克斯坦《苏维埃草原报》工作。她作为报社的外勤记者,跑遍了草原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这个时期的生活使她创作了第一本特写集

① 引自别尔戈利茨《我的一生》。

《深处》和中篇小说《记者们》。后来，她的丈夫尼古拉·马尔哈诺夫应征入伍，她便返回故乡列宁格勒。她在电力厂做厂报编辑兼任厂的宣传鼓动员。“我去工厂并不是为了‘体验生活’。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同所有人一样，只是需要有个地方工作，挣钱吃饭而已”^①。在电力厂别尔戈利茨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别尔戈利茨很早就开始写诗。正如她在本书中所描写的，早在童年时代，她就对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诗歌伴随着我们，从意识的黎明直到今天”，“我是幸福的，因为从童年很小的时候我便得到了无限信任诗歌这样一种天赋和赏赐”。她从二十年代末开始发表诗歌作品。她的诗歌创作富有自白抒怀的韵味，仿佛诗人情不自禁地在引导读者升入内心世界的圣洁殿堂，无论是欢乐和忧伤，还是理想和失望，都和盘托出，奉献在读者面前，从而叩开读者的心扉。

年轻女诗人的创作得到了高尔基、马尔夏克、阿赫玛托娃、吉洪诺夫等著名作家和诗人的关怀与帮助。正当这颗纯洁稚嫩的心灵崭露出文学的才华的时候，命运的凶神却如春天的严霜接连打击了这朵刚刚开放的鲜花。起先是两个女儿的天折，继而又在三十年代末的肃反运动中遭人诬陷，被扣上一

① 引自别尔戈利茨《我的一生》。

顶“同人民的敌人有联系”的大帽子，于1937年被开除党籍，陷入囹圄。1939年下半年才得到平反释放。这内心的创伤尚未平复，随即爆发了反法西斯卫国战争。列宁格勒遭到法西斯的长期围困，寒冷和饥饿又于1942年夺去了她的丈夫尼古拉·马尔恰诺夫的生命。整个围困期间她的内心感受，《白天的星星》中都有生动而详尽的描述。

生活的坎坷，内心的创伤，并没有关闭别尔戈利茨的心扉，使她离群索居。她总是把个人的痛苦、欢乐和人民的祸福联系起来。她认为诗人应该在作品中倾注自己的感情，显示出自己的个性，她批评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某些诗歌作品受“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的不健康倾向的影响，“缺乏主要的东西：没有人情味，没有人”，因而不能“激动、点燃和震动人的心灵”^①。她在表述这一主张的时候，用了个不太恰当的术语“自我表现”^②，因而在苏联诗歌界和文艺理论界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许多人只从概念出发而对所谓“自我表现”论进行批判，只有法捷耶夫看到别尔戈利茨的真实意向而在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公开表示支持她：“在大会前展开的关于抒情诗的辩论中，我个人更倾向于支持奥丽加·别尔戈利茨……”

① 引自别尔戈利茨《谈谈抒情诗》。

② 引自别尔戈利茨《谈谈抒情诗》。

别尔戈利茨的散文也同她的诗歌一样，具有自白抒怀的风格特色。她把《白天的星星》叫作“公开的日记”。她向往写一本向读者敞开心灵的“主要的书”，“作家不一定预先知道，它以什么形式出现，是长诗，短诗，还是长篇小说，回忆录，但是他必定确知，就其主要本质而言，它将是什么：比如，他会知道，它的核心将是他本人，他的生活，首先是他内心的生活，他的良心的历程，他的意识的成长过程，而所有这一切又是同人民的生活不可分割的。换言之，我心目中描绘的作家的主要的书——至少是我的主要的书，要浸透着从我的心中流过的我们共同生活的最高真实”。别尔戈利茨在《白天的星星》中把童年的回忆，围困时期的遭遇和感受，对未来，对文学创作的追求，互相交织起来，往事的缅怀，现实的描绘，内心的倾吐，感情的抒发，交相呼应，错落有致，构成一曲多音部的交响乐章。她写的是个人的经历和感受，而展现的却是人民的生活和时代的风貌。这正是从诗人“心中流过的”、“共同生活的最高真实”。什么是“白天的星星”？它在哪里？年幼的小姑娘听了乡村老教师的故事，曾到幽深的古井中去寻找白天的星星，自然大失所望。然而诗人却坚信有这样的能看见白天的星星的水井，“而且不仅如此，我更希望我的心灵，我的书，也就是向公众敞开的心灵，能够成为这样一口映现着、收存着白天的星星

的水井，它反映着人的心灵、生活和命运……是的，说得明确点，它反映着我的同代人和同胞们的心灵和命运”。白天的星星就是诗人向读者敞开的心灵。你在书中看到作者那心灵的火花，那就是白天的星星在闪烁；你在这星光闪烁之中又照见了自己的心灵，那么，你就看到白天的星星的全部光彩了。

《白天的星星》不是通常意义的小说、回忆录或日记，虽然它的篇章具有小说的精彩，回忆录的真实和日记的坦诚。它的艺术魅力不在于作家描写的准确，叙述的委婉曲折，它的动人之处在于：这是一部心灵的自白，一部映照着时代的光辉，体现着人民的生活感受的心灵的自白，或如作者所说，

“世纪之子的自白”。就其整体结构来看，它更接近于长诗，而不象小说。长诗虽然也有情节的铺叙，然而更重要的是诗人一咏三叹地抒发情怀。

《白天的星星》也是这样，情节的叙述，事件的回忆更多地是为了倾吐作者的感受。“别尔戈利茨为《白天的星星》找到一个独特的形式——全书写成一连串的抒情插叙”^①。著名苏联作家索波列夫认为《白天的星星》是“极富革新意义的”散文体裁，“情节性不很强，但饱含着生活本身的气息，结构不十分严谨，但富有令人折服的精神力量，颇

① 引自赫林科夫《心灵相通——谈奥丽加·别尔戈利茨的生平和创作》。

能启发读者思考”①。

中国散文讲究“形散神不散”。《白天的星星》的“神”就是作者那敞开的心灵，那“世纪之子的自白”。作者一派坦诚，把“从心中流过的”生活，加上自己的血和泪，化作炽热的一片丹心，奉献于读者面前。作家一往情深，但这又不是那种激昂的、奔腾的、一泻无余令人应接不暇的感情；这是深沉的，发自内心深处的，饱经风霜，蕴含着忧患，洋溢着生命的欢乐和温暖的，沁人肺腑的感情。特别是作者在描绘童年生活时那童稚的目光，纯真的语调，更为这饱满的感情增添了真挚的色彩。

抒情性是苏联当代文学创作的特点之一。抒情散文（或叫抒情小说）是当今苏联文坛上一种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曾产生过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在这方面，别尔戈利茨的《白天的星星》可以说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许多作者从别尔戈利茨的创作经验中得到了教益，相继创作出许多著名的抒情作品，如索洛乌欣的《一滴露水》，加姆扎托夫的抒情中篇小说《我的达格斯坦》，阿斯塔菲耶夫的《最后的致敬》等，形成一股独特的抒情流派，在苏联当代文学中独具异彩。

李 毓 榛

1987年8月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① 引自邦克：《奥丽加·别尔戈利茨》。

目 录

访童年时代的城市.....	1
梦.....	1
爸爸回来了.....	6
光的故事.....	17
彼得格勒.....	21
留给我的纪念.....	24
光的骑士.....	28
主要的书.....	34
“这是我的！”.....	46
两次会见.....	50
一幅钢笔画.....	59
“银白色的夜”.....	62
六年夏天.....	68
仍是那片林中空地.....	72
再踏涅瓦门外的路程.....	93
白天的星星.....	93

高峰日，童年.....	106
高峰日，弗兰德里亚幸福链.....	125
永生的花朵.....	129
高峰日，“古若沃攻不下”.....	135
列 宁.....	145
“我们给你刊登出来了”.....	156
高峰日，莱蒙托夫.....	162
高峰日，“保卫革命！”.....	173
瓦尔代拱桥.....	179
缺耳大钟.....	184
看望父亲的路.....	190
“安东·伊万诺维奇在生气”.....	193
抽支烟喘口气.....	197
冰台阶.....	199
土的秘密.....	203
瓦尔瓦拉公爵小姐.....	213
世界的荣光.....	224
回来的路.....	229
早安，人们！.....	233
“我们的弗里茨要死了”.....	237
“阿斯托里亚”的会见.....	239
“早安，弗里茨！”.....	245
译后记.....	255

重访童年时代的城市

梦

每个人大概都有一个最心爱的、最幸福的、一生中反复出现的梦吧。它不会召之即来，也不可能央求它来；它想来的时候自己就来了。它会整年整年地销声匿迹，但过后必定再来，慷慨地赋予你同样的欢乐。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梦：梦见童年居住过的城市乌格利奇^①。1918年父亲到遥远的南方打白匪去了，母亲带着妹妹和我从彼得格勒来到这里，住了近两年半的时间。我们住过各种寓所，有时在这条街，有时在那条街，不过我们凭着市公社发的住房证，在鲍戈亚夫连斯克修女院的修道室里住的时间最长，

① 乌格利奇，在苏联雅罗斯拉夫洲，伏尔加河上的重要码头。

这是我们在乌格利奇最后的住处。我们住的房子坐落在修女院围墙的尽头，在最偏僻的地方，靠近林木繁茂的小花园，俯瞰着被高大的菩提树浓荫遮掩的一湾深水塘。有时我们上学不走大街，而是穿过修女院宽厚的石墙内阴暗的走廊。沿着这条走廊走是很怕人的，但是在冰雪解冻的时候不至于浸湿毡靴。学校也在修女院里，设在另一头的一座红砖楼房里，这座楼房过去叫“内室”，正对着高大的白色教堂。这座教堂有五个蓝色的圆顶，上面满布着硕大的金色五星。

我们在禅房里度过夏天、秋天和冬天——特别是1920年的冬天……啊，那是多么漫长而寒冷的夜晚啊。那昏暗的油灯散发出难闻的气味，那近旁修女院吼叫般的恐怖的钟声，那时刻萦绕心头的对彼得格勒的刻骨思念！妈妈说，她带我们离开彼得格勒是怕我们饿死在那里；但是我们记得，两年前的彼得格勒我们吃得比现在好，那时候甚至常有香肠，我们的餐厅里还点着一盏带灯罩的吊灯。我们想起这盏灯，就象想起我们喜欢的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且我们总觉得，现在彼得格勒仍旧点亮着这盏灯，尽管妈妈说，爷爷奶奶和保姆阿夫多季娅也早都点油灯了，而且吃得比我们还差；我们好赖有豆饼吃，常常有鲈鱼，还有很多燕麦麸皮，可以熬燕麦粥吃，可是那里呢……她不说了。然而若说在所有大城市里，特别是在心爱的彼得格勒，都象我们这个小小

的修道室里一样饥饿、寒冷和阴暗，这是无论如何也难以令人相信的。不，彼得格勒我们家那盏灯大概还在亮着……妈妈每天晚上去我们学校的扫盲班工作，老太太们在那儿象小孩子似地读书认字，我们便独自留在家，反锁在寒冷的拱顶修道室里。钟声乱响，令人胆颤心惊，半圆形的窗户黑幽幽的，近旁是一片墓地，那里有许多长老的坟墓。在我们学校当工友的修女们说，长老们有时不知为何“从墓穴里站起来”，假使没有杜齐克——这年冬天跟上我们的一条饥饿的大黄狗的话，那真太可怕了。幸而我们说服了妈妈，把狗带回修道室。我们偷偷地同它分享我们那少得可怜的食物；它以对我们深厚的爱作为报答，寸步不离地保护我们。我们裹着被子做功课，把臭味难闻的油灯放到书跟前；由于害怕把油灯吹灭，我们大气都不敢出（母亲从她的备用火柴里只给我们留下一根以防万一）。杜齐克正对门口坐着，雄赳赳地竖起两只三角形的黄棕色耳朵，仿佛时刻准备着，一旦长老们从墓穴里站起，闯进门来，便立即向他们扑去。

有一次，穆斯卡长叹了一口气，把油灯吹灭了。唯一的一根火柴在我们手里折断了，火柴头当然也找不到了。这突如其来的黑暗把我们吓呆了。

“现在我们要死了，”穆斯卡嗓音低沉地说。

“不要紧，”我小声说：“妈妈一会儿就回来。这是晚祷的钟声，就是说，扫盲班已经下课了，因

为老太太们要去做晚祷……”

其实我比妹妹更害怕。

杜齐克走到我们跟前，把爪子放在我的膝盖上，煞有介事地舔我们的脸。它的舌头粗粗拉拉，热热乎乎，散发出温暖的气息。它那样子就象家里的长兄。

“春天快来啦，”我说。“我们又可以到森林去……参加义务劳动……给药房采铃兰，给发电站采松球。你愿意到森林去吗，穆斯卡？”

“我想回彼得格勒，”她回答说，声音仍旧那么凄楚，那么低沉。

“这全是高尔察克害的，”我解释说，“我们上课时讲了！饥饿，一切一切……”

于是一阵甜丝丝的仇恨的痉挛涌塞住我的喉咙。

我们都不说话了。修道室里已经不象刚刚吹灭油灯、折断火柴时那样漆黑了；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出火炕的轮廓，床上的枕头，盛水的水桶；那时半圆形的窗户奇妙地变得光亮了，在修道室里洒下一片洁白而又凄凉的严冬的月光。

就这样，我们和杜齐克一块，熬过严冬，迎来了伏尔加河畔可爱的春天。我们等着爸爸，盼望战争结束，重返彼得格勒，回到亲人身边，那里有面包，有那盏明亮的吊灯。

……于是，这童年时代和国内战争时期的苦难

忧患的生活，这间修道室，这长着浓密茂盛的菩提树的修女院的一角，主要是学校对面那座高大的、五个拱顶的白色教堂——所有这一切，在三十年代，当我风华正茂之年，不知为什么常常进入我的梦境，成为我梦想中最纯洁、最庄重、最幸福的地方。

我梦见我来到乌格利奇，走在一条青草如茵、漫长而宽阔的大街上。我漫步而行，不知是黑暗转为光明的清晨，抑或是渐渐沉入黑夜的明亮的黄昏，因为不仅天空，而且整个空气乃至为空气笼罩的房屋树木都在一阵阵地放射着银白色的光芒，在那渺渺的上空，银白的光中又约略透出一片蔚蓝的色彩。就这样，我走在若明若暗、绿茵如毡的大街上，在远方，教堂的白色建筑时隐时现，闪闪发光。我必须走到教堂那里，因为我们学校和花园就在教堂后面，花园里一棵棵高大的椴树那圆圆的树叶，仿佛铁片似的互相拍打，发出清脆的声音，而我知道，等我走到教堂，走到椴树下，那充满幸福的美妙瞬间就会降临。我沿着昏暗得古怪的街道绕行，教堂越来越近，越来越亮，那幸福的预感在我心里也越发沸腾起来，一种莫名的、美妙的、光彩闪烁令人目眩的东西，越来越强烈地在内心里颤栗着，抖动，教堂越发近了，可是突然间一切化为乌有——我醒来了！许许多多年来我一直没有能够在梦里走到“我的教堂”。但是自从我们离开乌格利奇至今已有三十二年了……